

就ク談次政府稍異議起リ僕依頼スル所ノ大臣已ニ擯斥セラレタリ故ニ唯願クハ其議未タ確立セサルニ先テ貴使速カニ航シ以テ公幹ノ順成アラント云テ去ル

同八年成

○一月二日訓導玄音運別差玄濟舜草梁館ニ來テ新年ヲ賀ス近年公幹沮塞以來絶ヘテ此事アルナシ而シテ此ニ始マル

○同月草梁館ニ傳説アリ大院君復立シテ改權ヲ執リ然レトモ百事專斷スルヤ否ハ未タ知ル可カラスト云フ

外務省

○同十二日本省五等官以上并等外朝鮮國ハ派遣ノ時ハ往々經裁ノ例ヲ以テ金負支給ノ義ヲ上申ス許可ヲ得タリ

朝鮮國在勤中五等官以上并等外之者月御手當之儀伺

朝鮮國在勤官負御手當之義六等官以下者追々伺済モ有之夫々支給相成候如五等官以上并等外以下ノ者御手當未タ不相伺候間是迄ノ振合ニ照準シ別紙取調書之通被下候様仕度此致至急相伺候也

明治八年一月十二日 外務卿寺嶋宗則  
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殿

朝鮮國草梁公館在留官負御手當

一ヶ月	一金百八拾円	三等
	此譯	
	金九拾七圓五拾錢	外國行日當
	但一日金三四二拾五錢ツ、三十日分	
	金八拾二圓五拾錢	賄料
	但旅費定則國內旅行着後六日間旅中滯留巡回中滯留トモ一日金二圓七拾五錢ツ、三十日分	
一ヶ月	一金百五拾円	四等
	此譯	
	金九拾円	外國行日當
	但一日金三四ツ、三十日分	
	金六拾円	賄料
	但前同断一日金二圓ツ、三十日分	外務省
一ヶ月	一金百三拾五円	五等
	此譯	
	金七拾五円	外國行日當
	但一日金二圓五拾錢ツ、三十日分	
	金六拾円	賄料
	但前同断一日金二圓ツ、三十日分	
一ヶ月	一金貳拾六円	等外一等
	此譯	
	金拾五円	外國行日當
	但一日金五拾錢ツ、三十日分	

<p>金拾四五十拾錢 賄料</p> <p>但前同断一日金三十拾五錢ツ、三十日分</p> <p>一ヶ月</p> <p>一金貳拾四圓</p> <p>此譯</p> <p>金拾四五十拾錢 外國行日當</p> <p>但一日金三十拾五錢ツ、三十日分</p> <p>金九圓</p> <p>但前同断一日金三十拾五錢ツ、三十日分</p>	<p>金拾四五十拾錢 賄料</p> <p>但前同断一日金三十拾五錢ツ、三十日分</p> <p>一ヶ月</p> <p>一金貳拾四圓</p> <p>此譯</p> <p>金拾三圓五十拾錢 外國行日當</p> <p>但一日金四十拾五錢ツ、三十日分</p> <p>金拾四五十拾錢 賄料</p> <p>但前同断一日金三十拾五錢ツ、三十日分</p> <p>一ヶ月</p> <p>一金貳拾壹圓</p> <p>此譯</p> <p>金拾貳圓 外國行日當</p> <p>但一日金四十拾錢ツ、三十日分</p> <p>金九圓 賄料</p> <p>但前同断一日金三十拾錢ツ、三十日分</p> <p>一ヶ月</p> <p>一金貳拾四圓</p> <p>此譯</p> <p>金拾四五十拾錢 外國行日當</p> <p>但一日金三十拾五錢ツ、三十日分</p> <p>金九圓</p> <p>但前同断一日金三十拾錢ツ、三十日分</p>	<p>朝鮮國滯留中右手當月割ヲ以下賜對州</p> <p>滯留中者御國內旅中滯留御手當被下候</p> <p>事</p>
---	--	--

右之通有之候也

明治八年一月

辭令書

伺之通

明治八年一月廿九日

○二月草梁館ニ傳説アリ民宰相ナル者我一月三日ノ夜自火ニテ焚死或ハ鴆毒ニ遇フテ死ス又民氏ハ國舅ニシテ和交ヲ謀ルノ志アリ嚮キニ大隈君ヲ斥ケタルモ同氏等ノカナリト云フ

○同月既ニ森山茂時為外務少丞ヲ理事官トシ奉命在

廣津弘信時為六ヲ副官トシ奉命在委任状

及訓状等ヲ賜ハリ外務卿丞ノ書翰ヲ齎ラシ

外務省

朝鮮ニ派遣シ二十四日草梁館ニ到達ス翌日訓導玄普運別差玄濟舜面議乃テ口陳書ヲ示シテ萊府ニ抵リ書翰ヲ遞タシテ商量スルヲ告ク被ヨリ入府ノ事ニ於餘日ヲ待タシ事ヲ請フ依テ府使ノ書ヲ以テ之ヲ證スルヲ談シタリ

委任状

理事官外務少丞森山茂

爰ニ朝旨ヲ奉シテ汝茂ニ命スル者ハ我邦ト朝鮮國ト善隣ノ誼ヲ表セシカ為メ特ニ書ヲ彼國禮曹判書ニ修シ齎ラシ以テ往カシム汝宜ク協辦妥議シ以テ彼國使臣ノ來期ヲ約シ内外款好ノ地ヲ為ス

可シ蓋シ交隣ノ道ハ國事泰否ノ係ル所  
今此重大ノ事ヲ以テ汝ニ委スル者汝カ  
誠毅直亮曾テ彼國ニ安アルヲ信スレハ  
ナリ往ケ欽メ哉

明治八年二月 外務卿寺嶋宗則

同譯漢文

理事官外務少丞森山茂

爰奉朝旨、余汝茂者、為表我邦與朝鮮國善  
隣之誼、特修書彼國禮曹判書齋以往、汝宜  
協辦妥議、以約彼國信使之來期、而為內外  
款好之地、蓋交隣之道者、國事泰否之所係  
今以期重大之事委汝者、則信汝誠毅直亮  
曾孚於彼國也、往矣、欽哉、

外務省

明治八年二月 外務卿寺嶋宗則

委任狀

副官外務省六等出仕廣津弘信

爰ニ朝旨ヲ奉ミテ汝弘信ニ余ニ理事官  
外務少丞森山茂ニ副フテ同ク朝鮮國ニ  
往カシム汝宜ク茂ニ委辦スル所ノ條款  
ヲ照シコレト協力シ其成ヲ勤クヘシ往  
ケ勉メヨ哉

明治八年二月 外務卿寺嶋宗則

同譯漢文

爰奉朝旨命汝私信副于理事官外務少丞  
森山茂同往朝鮮國汝宜照所委辦於茂之  
條款與之協力以勦其成往矣勉旃

明治八年二月 外務卿寺島宗則

外務卿指令書

外務少丞森山茂

一 朝鮮國禮曹判書ノ本書并ニ外務大丞  
ヨリ同参判ヘノ添書トモ彼國應議ノ官  
辦ハ速與ス可キ事

一 右判書ヨリノ回翰ハ即チ彼ノ使伴之ヲ  
携ヘ渡来スヘキ期限ヲ約スヘキ事

一 其使伴ハ尋舊講新ノ為ナレハ従前ノ信

外務省

使ニ下ラサル品級ノモノト可心得事

一 参判ヨリ大丞ヘノ回答書ハ直ニ之ヲ取  
還ルヘキ事

一 従来彼國ヨリ宗氏ヘ所贈ノ図書ヲ返シ  
今後渡航ノ船隻ヘ所持セシムヘキ新勅  
合票ノ儀本ヲ速ニ置キ不差支様可商定  
事

一 我館駐在ノ官員公務便理ノ為メ東萊釜  
山等ノ内地ヘ往来スルハ彼我熟諳ノ部  
合ニ可隨事

一 彼我漂流民救給方及ニ送還等ノ手續ハ便  
ニ随ヒ假リニ小則ヲ設ケ置可キ事

一 差向キ現格ナクシテ難叶小節目ハ従前

宗氏ニ於テ取扱テ来リニ章程ヲ斟酌取捨スヘシト雖モ彼我情好ノ和スルニ願  
ト滿蒙兩國人民ノ幸福開化ニ進ム一端ニ屬スルモノハ臨機宜キヲ慮リテ施行ス可キ事

一判任官ノ去留及ヒ一時御雇人ノ増減等ハ取計タル後上申スルモ現地ノ時宜ニ可由事

明治八年二月 外務卿寺嶋宗則印

太政大臣指令書

外務少丞森山 茂

此度朝鮮國へ被差遣候ニ付彼國ニ於テ  
外務省

應接ノ間可相心得條々

一彼國若シ自ラ獨立ト稱シ兩國ノ君主等對ニテ交通スヘキ旨ヲ舉論ニ来ラハ其趣直ニ上申致シ指令ヲ待ツヘキ事

一彼國若シ自ラ清國ノ屬藩ト稱シテ事物悉ク清ニ仰クノ旨ヲ主張セハ是亦其趣ヲ上申シ指令ヲ待ツヘキ事

一彼國ノ獨立ト稱シ清屬ト云フ論セバ彼國王ト我太政大臣ト又ハ我外務卿ト禮曹判書トヲ適主ト為シ旧誼ヲ修メ度旨申出候ハ、其意ヲ領諾スルノ趣ヲ以テ  
相答ヘキ事

明治八年二月二日

太政大臣三條實義

同前

外務少丞森山 茂

今度朝鮮國へ被差遣候ニ付テハ可成丈  
ク彼國ノ嫌疑ニ不觸様注意スヘキハ勿  
論ナレハ若シ途中ヨリ、何ノ官ニ不限同  
行致シ度旨申出候トモ決シテ差許ス聞  
敷此旨別段相達候事

明治八年二月二日

太政大臣三條實義

太政官指令書

理事官外務少丞森山 茂

今般理事官トシテ朝鮮國ニ被差遣候ニ  
外 務 省

付テハ萬一病氣故障等有之事務取扱兼  
候節ハ本任ノ儀外務六等出仕廣瀬弘信  
ニ付與可致事

明治八年二月

太 政 官

大日本國外務卿寺嶋宗則書ヲ朝鮮國禮曹  
判書閣下ニ呈ス我明治元年 皇上極ニ登  
リ萬機ヲ親裁シ紀綱ヲ更張シ汎ク外交ヲ  
容ル而シテ本邦ノ貴國ト隣誼旧ヨリ疆土  
相連ナル蓋是唇齒ノ國宜ク更ニ懇款ヲ敦  
クシ終寧ヲ揆ルハシ爰ニ勅ヲ奉シ書契ヲ  
修シ時ニ理事官森山茂副官廣津弘信ヲ派



シ明カニ本邦威意ノ在ル所ヲ告ク貴國ソ  
レ之ヲ諒セヨ萬ツ使伴ノ口陳ニ委ス不宣  
明治八年一月日 外務卿寺嶋宗則

大日本國、外務卿寺嶋宗則、呈書朝鮮國、禮曹  
判書閣下、我明治元年、皇上登極、親裁萬機、  
更張紀綱、況容外交、而本邦之與貴國、隣誼有  
旧、疆土相連、蓋是唇齒之國、更敦懇款、共揆終  
寧、爰奉勅修書契、特派理事官森山茂、副官廣  
津弘信、明告本邦威意、所在、貴國其諒焉、萬委  
使伴、口陳不宣、

明治八年一月 外務卿寺嶋宗則

外務省

大日本國、外務大臣宗重正書、朝鮮國、禮曹  
參判閣下ニ呈ス、曩ニ我皇上親政、幕府ヲ  
廢シ、太政官ヲ復シ、封建ヲ革メ、郡縣ト為ス  
又外務省ヲ置テ、外交ヲ管シ、世襲ノ官皆之  
ヲ罷ム、重正モ亦對馬守及ヒ左近衛少將ノ  
任並ニ貴國ト交際、將命ノ職ヲ解キ、更ニ現  
官ニ任スル等ノ事、已ニ屢次家人ヲ差シ、之  
ヲ報スルヲ經タリ、本省又官負某等ヲシテ  
東萊、釜山、兩使ニ晤シ、本邦威意、在ル所ヲ  
告ケシム、而シテ、貴國峻拒、納レス、隣誼ニ反  
シ、舊好ニ背クモノ、此ニ七年重正不佞、之ニ  
キテ、現官ニ兼ケ、外勅意ヲ奉揚スル能ハス  
内士民ノ激怒ヲ致シ、恐慚、恐愧、深ク、貴國ノ

為ニ之ヲ慨キ之ヲ怪ム將ニ上請シ躬親ヲ  
渡概シ瞻錯ノ情ヲ究明シ善隣ノ道ヲ講求  
セントス會マ本省官員森山茂貴國官釋ト  
接晤シ貴國始メテ姦譎ノ徒ノ中間ニ在ル  
アツテ之ヲ壅蔽セシヲ戮知シ方ニ捕縛ヲ  
行フコトヲ審カニスルヲ得タリ是ニ於テ  
後前ノ窒礙頓ニ闕ケ舊來ノ懇款乃チ復ス  
茂歸京事由ヲ申奏シ朝廷深ク之ヲ嘉ス不  
佞果シテ嚮ノ峻拒ハ貴國廟議ニ出テ然ル  
ニ非ルヲ信ス欣抃曷ソ已ニ而シテ其縛ニ  
就クモノモ亦皆刑ニ處シ法ニ抵ルヤ否ヤ  
事兩國ノ信義ニ関カル怨ヲ匿シテ相友ト  
スルハ古今ノ恥ル所是ヲ以テ問ヲ為スモ  
ノハ將ニ以テ兩國交驩ノ地ヲ成サントス敢  
テ務メテ此詰難不祥ノ辞ヲ為スニ非ス貴  
國以テ如何トス姦ヲ黜ケ譎ヲ罰スルハ貴  
國自ラ法典ノ在ルアルハシ若シ夫一時ノ  
誑ヲ濟シテ人心ニ慊ラサルトキハ永遠ヲ  
保ツノ道ニ非ス貴國モ亦豈此ノ如キヲ望  
ンヤ委曲ヲ垂示センコトヲ請フ茲ニ我外務  
卿書ヲ禮曹判書ニ修メ理事官森山茂副官  
廣津弘信ヲシテ東萊府ニ往キ之ヲ使道ニ  
致シ轉達シテ以テ尋交ヲ商量セシム貴國  
宜ク之ヲ款接シ速ニ專使ヲ派來シ以テ萬  
世不渝ノ盟セヲ訂スヘシ冀望ノ至ニ堪ハ  
ス更ニ陳ス貴國曾テ鈔送スル所ノ圖書三

外務省

願係テ茲ニ返進ス照納ヲ是祈ル爾此不宣

明治八年一月日

外務大丞宗重正印

大日本國、外務大丞、宗重正、呈書朝鮮國、禮曹參判閣下、曩者、我皇、上親政、廢幕府、復太政官、革封建、為郡縣、又置外務省、以管外交、世襲之官、皆罷之、重正亦解對馬守、及左近衛少將之任、並本邦與貴國交際、際將命之職、更任現官等事業、已經屢次、差家人報之、本省又遣官員某等、往晤東萊、釜山、西使、以告本邦盛意、而在而貴國、峻拒不納、及隣誼、背舊好者、七年於此、重正不佞、承乏現官、外不能奉揚勅意、內致士民之激怒、恐斷惡愧、深為貴國慨之、任之、將上請

外務省

躬親渡航、以究明蹉錯之由、以講求善隣之道、會駐館本省官員、森山茂、與貴國官弁接晤、得審貴國始末、知有奸譎之徒、在中間而壅蔽之、方行捕縛、於是從前窒礙頓開、舊來懇款乃復、茂歸京、申奏事由、朝廷深嘉之、不佞果信嚮者、峻拒非出貴國廟議、而然也、欣抃曷已、而其就縛者、亦皆處刑、抵法否、事關兩國之信義、匿怨相友、古今所耻、以是為問者、將以成兩國交驩之地、非敢務為此詰難不祥之辭、貴國以為如何、黜奸罰譎、貴國自應有法典在、若夫濟一時之誼、不憚人心、則非保永遠之道、貴國亦豈望如此哉、請垂示委曲、茲我外務卿、修書禮曹判書、使理事官森山茂、副官廣津弘信、往東萊府

致之使道、轉達以商量尋交、貴國宜款接之、速  
派來專使、以訂萬世不渝之盟、不堪冀望之至、  
更陳、貴國所曾鑄送之圖書三顆、併茲返進、照  
納是祈、肅此不宣、

明治八年一月一日

外務大臣宗 重正

爰襲前約、賚我外務卿之書而來者、為一商量  
兩國交誼、事屬至重、務當盡信義、不可有狹一  
毫私心而涉滯、若或托病辭難、或臆度張疑  
議、以誤大事、則大為兩國所憂、蓋交際之法者  
自有公道存焉、遵之則共得綏寧、戾之則後受  
其弊、豈可忽哉、故今先事陳之、朝鮮國修交後  
事之各官、宜盡力以期趁速就順、便、

外務省

明治八年二月廿五日

大日本國

理事官 森山 茂

副官 廣津 弘信

○三月二日訓導玄昔運別差玄濟、齋草梁館ニ來  
リ、東萊府使ノ意ヲ以テ入府ノ期二十五日ヲ  
延引スルヲ請ヒ、連署シテ之ヲ擔當スルノ書  
ヲ出ス

星槎遠涉、深荷隣好之誼、而使帆渡泊、書契文  
意、與迎接等事、即當轉稟朝廷、恭俟回教、在所  
不己之事也、蓋往返之間、當費日字、而宜先者  
審書契按之意、有承

本府使道教意矣、僕等、已自昨年秋、公幹底意

重出於善隣敦好之誼也、今於

尊公再航之日、豈欲宣力之少緩乎、自我事例

多有未逮、俟二十五日、則以昨秋前使道所答

約中第二件事、當期周旋矣、統諒是希

乙亥正月二十五日 訓導 玄音運 印

列差 玄濟舜 印

理事官 尊公

副官 尊公

○同日、別差玄濟舜草梁館ニ來リ、卿丞書翰ノ  
贖本ヲ請フニ、因テ之レニ付ス、又翌日航海公  
證ノ儀、本ヲ遞タシテ、從前使用スル所ノ吹噓  
航海路文之名ヲ用ヒサルヲ明告セリ

外務省

第号 航海公證	表	裏
茲般何子一復係大日本政府所轄 今開往於朝鮮國我公館皆有遺風 漂到各道沿海地方、又或有何該志 情事、則切望該地方廳照例善加保 護、 明治 年 月 日 大日本國外務卿		明治 年 月 日 着館 同 年 月 日 拔錨 在朝鮮

因云、別差不肯受航海公證之儀、本而  
去、明日訓導以書求之、故併清國書翰  
案、及外務大丞之印影而付之、

○同二十三日、訓導玄音運草梁館ニ來リ、云京報  
アリ、其意書面ノ盡ス可キニ非ス、上京具サニ  
稟告ス可シト是レ實ニ止ムヲ得サルニ出ツ  
レハ京路往復間、更ニ定期ヲ請フト、乃チ理事

官ヨリ上京ハ我可否スル所ニ非ス而シテ本  
官等漫然門外ニイムノ理ナシ東萊ニ入テ其  
相接ノ期ヲ待ント直ニ其調度ヲナシ昔運ヲ  
館ニ留ム翌日之レヲシテ入府ノ先導ヲナサ  
シム館門ニ臨ムニ及テ昔運頻リニ歸去ヲ請  
ヒ曰ク六日内込ス府使ヲシテ宴廳在館外而  
從來宗氏也使ニ往テ相面セシム可シト故ニ  
之レヲ證スルノ書ヲ收メテ其行ヲ止ム

星棧到泊後、初次報狀朝廷、回下内、本府使道、  
往宴廳以為相接、為教、改六日中、相接之事、當  
往稟于使道前、議定其日子、以本月二十日為  
之回答、因請本日出門、遲之、若有違相接、則唯  
在貴官之措處矣、深諒是祈、

外務省

乙亥二月十七日

訓導玄昔運印

理事官尊公

副官尊公

○同二十七日 訓導玄昔運草梁館ニ來リ府使面  
接更ニ三日ヲ定カン事ヲ乞フ理事官之レヲ  
容ル更ニ浦瀨裕時為外務  
等書記生五ヲシテ面接ノ儀  
節ヲ談セシム而シテ彼レ我新制禮服及正門  
出入等ノ事ヲ難ニス故ニ服制ノ変ス可ラス  
正門ノ出入セサル可ラサルヲ論シタリ

○同三十一日 訓導玄昔運書ヲ理事官ニ致シテ  
我書翰ノ真諺混書旧格ニ違ヒ及ヒ圖書返還  
路引改式火輪船騎來相接儀節服色古ニ異ナ  
ル等ノ件ニ依テ親シク上京詳陳シテ順便ヲ

謀ラサレ可ラス故ニ復タ一朔間延期ヲ乞フ  
ノ意ヲ陳ヘタリ而シテ其身ハ既ニ發程スト  
云フ因テ彼國修交使事ノ各官ニ陳スルノ書  
ヲ致シテ訓導ノ及履ト書翰路引火船等ノ事  
ヲ論辨ス

自昨秋以來隣誼修好誠心共濟而星槎出來  
後書契與路引騰報我朝英矣及承回下則以  
慰遠涉之勞特設宴饗而以書契真諺混書係  
是三百年未有之事且格式有違舊國書之還  
送路引之改式火輪船之騎來有欠誠信之意  
詳布為教故宴饗即欲設行矣逮夫儀例相確  
之際參閱館中意向則不有前日之規務從新  
式且館中赴宴之服色大異於前日所見貴國

外務省

服色而有同於他國衣服甚々訝々我國之於  
貴國數百年交好即是衣冠禮度各尽其美而  
今者貴服之異儀節之變既如是則此亦不可  
不稟自于朝廷更俟處分也宴享日字自至差  
退而前使公幹事情亦不可不上京詳達以圖  
順便而事係時急未遑就館作別今方星夜啟  
行茲以替書仰報幸勿以奉別未暇為咎姑俟  
僕之來往以圖兩國敦好豈非義事乎僕於千  
里跋涉既不忘勞而攢程則僕之心會庶可辱  
照而詳揣也僕之來往不過一朔其間安心自  
護昏期順便是祈々緬惟統亮不宣

乙亥二月念四日

訓導玄昔運

理事官尊公

副官尊公

我明治一年、告維新情由於貴國以來、為歲幾年、差使幾回、而貴國不納、及昨年八月、貴國始知有中間擁閉之徒、方行捕拿之際、會茂與貴國官辨面晤、而約我外務卿、修書貴國禮曹判書、更撰幹使、賚抵東萊、以商量尋交、茂歸奏可之、於是、修書如約、令茂及弘信往東萊以終前議、訓導稱東萊府使委代之旨、以有所請、乃附書契謄本以致府使、而遲前往東萊之期者二十五日、及三月廿四日、訓導來謂、初次報狀朝廷、回下內、府使承接僕等於宴廳之教意、故議定以三月廿九日相接之事、及同月二十七日、

外務省

訓導就館請相接遲三日、而其期在今日、何料昨日訓導具書以報上京、書中有言、書契真謄混書、四書之還送、路引之改式、火船之騎來、有欠於誠信之意矣、不知是何等之言也、無偽之謂誠、不爽之謂信、今所斥言數者、皆昨秋說明於任官、而無少偽爽者、非誠信何也、又曰、貴國服色、而有同於他國衣服、不可不稟白于朝廷、更候處分、夫制度文物、雖國有定制、而後時制宜、古往今來、何常之有、而當賓主相接之日、遽問其衣服外貌之異同於他國、豈好謂交際以誠信哉、我邦所重在尋舊誼、講新盟、而遷延至今日、猶且作言如此、未審貴國底意所在、蓋交際之道者、自有公道存焉、遵之則共得綏寧、戾



之則從受其弊、豈可忽哉、此意前既具書以附訓導、顧貴國在將命之各官、早已領之矣、夫人有五倫、隣國遣使、是即朋友之交、固當信受其權其利、誰容侵越、僕等、固履約守信之使、負意謂貴國必應有速酬我誠意者、而在此地數月、及聞本日相接之事、信貴國有稍存友誼也、言猶在耳、疑訝乍前、何其與前日所議、冰炭不相容也、事至此、不用煩言、而本使等、亦不得不報事、由我朝廷、故今使副官歸國、以聞、若夫訓導往還、不過一朝、則在待其回音、以議將來耳、茲陳之、朝鮮國修交從事之各官、々々其領之、

明治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大日本國

外務

理事官 森山 茂  
副官 廣津 弘信

○四月十五日、朝鮮國ノ我理事官ヲ待ツ、及復前ニ論スルカ如シ、故ニ後來ノ進止ヲ仰カン、為メ副官廣津弘信及ヒ與義制時為三等一時歸朝其情狀ヲ具上シ、併テ建議スル所アリ

軍艦ヲ發遣シ、對州近海ヲ測量セシメ、以テ朝鮮國ノ内訖ニ來シ、以テ我應接ノ聲援ヲ為シ、請フノ議

朝鮮國使事 森山 茂 及ヒ弘信 二月二十五日ヨリ、本月一日ニ至リ、現ニ辨理スルノ狀、及彼國內相訖シ、昨年九月、我ト相約スル所ノ條件未タ速ニ履行スルニ至ラズ、彼訓導玄

昔運カ上京往返間ノ日期ヲ定ルヲ告ル事  
 及ヒ後來彼レ或ハ常ニ変ニ出ツハキ愚案  
 先ニ之ニ處スルノ指令ヲ仰ク等頃口敷通  
 ノ書ヲ獻呈シ業已ニ清鑑ヲ經一ニ高裁ヲ  
 奉待ス爰ニ茂カ曾テ上請スル所口声援ノ  
 事今其好機會ニシテ間髪ヲ容レサルノ時  
 ナルヲ以テ更ニ一議ヲ連テ其然ラサル可  
 カラサル事由ヲ具陳スル左ノ如シ  
 弘信今也彼國ノ景况ヲ探知スルニ彼民宰  
 相横死シ大院君入城シ兩党稍相軋ルノ勢  
 アリテ一ハ漸ク再煽ヲ望ミ一ハ頗ル掣肘  
 ノ累ラビヲ生スルニ似タリト雖モ後來彼  
 國入概ネ大院ノ苛暴ヲ怨ムルヲ以テ未タ  
 外務省  
 俄ニ旧ニ復スルニ至ラス故ニ我ノ舉動能  
 ク暗ニ閑和ノ氣勢ヲ助ケ得ヘキナリ萬一  
 他日大院ノ党志ヲ得テ前約ヲ履マサルニ  
 至テハ我モ亦大ニカヲ用ヒサルヲ得サル  
 可シ如カジ今彼ノ内訌レテ攘鎖党未タ其  
 勢ヲ成サハルノ際ニ乘シカヲ用ルノ輕ク  
 シテ而シテ事ヲ為スノ易カラニハ  
 即今我軍艦一二隻ヲ突遣シ對州ト彼國ト  
 ノ間ニ往還隱見シテ海路ヲ測量シ彼ヲシ  
 テ我意ノ所在ヲ測リ得サラシメ又朝廷時  
 ニ我理事ノ遷延ヲ督責スルノ状ヲ示シ以  
 テ彼ニ逼ルノ辭アラシメハ内外ノ聲援ニ  
 因テ理事ノ順成ヲ促カシ又結交上ニ於テ

モ幾分ノ權利ヲ進ルヲ得ヘキハ必然ノ勢  
ナリ況ヤ豫メ彼海ヲ測量スルハ後來事ア  
ルト事ナキトヲ問ハス我ニ必要ノ事ナル  
ニ於テオヤ

我ノカヲ彼國ニ為ス只此時ヲ好機會トス  
而シテ今日一二隻ノ小艇遣ハ他日或ハ大  
ニ發遣マサルヲ得サルノ憂ヒナカラニ  
願フノ意ニシテ敢テ輕々凶器ヲ隣國ニ弄  
舞ヤンヲ欲スルニ非ルナリ謹テ此ニ上申  
ス速ニ英斷ヲ賜ヘ切願ノ至ニ堪ヘス

明治八年四月

外務省六等出仕廣津弘信頓首再拜

○五月九日訓導玄音運草梁館ニ來リテ東萊府

外務省

使ノ教意ヲ陳ル書ヲ理事官ニ致ス其意相接  
ノ儀節中衣服旧ニ異ナリ及ヒ正門出入等從  
前無例ノ事ハ設行ス可カラサルニ在リ而シ  
テ東萊前往ノ事ヲ問ヘハ未タ決メスト云フ  
故ニ之レヲ辨論シテ其無信ヲ責メ且ツ書ヲ  
示シテ之レヲ駁ス

因云先是五日、玄音運致書于浦瀨裕、告  
自京城還、同八日、又就裕寓云、書翰國文  
者、朝廷怪之、且昨秋擔任之大臣既見黜  
是故事務滯也、若其皇勅及大日本之  
大字等、則不得不憚于清國、則不能受之  
也、服制亦可從旧也、不然、則不可許接云  
々、裕答云、貴國廷議如是、則宜東萊府使

以書陳之、而事至此、

使道教意內、相接時儀節中、客使之衣服更改、正門出入、本官迎接、坐席相近、屬官交椅坐、俱是無例、則唯當依例設行矣、故茲以書陳、俯諒焉、

乙亥四月初五日 訓導玄 昔運

理事官 尊公

一使道相接儀節中、客使之衣服更改、是為無例云々、夫制度文物、隨時制宜、今日用之、明日廢之、唯是為主之權、典章之所在、何容他國之、謙若及于此、干預侵越、莫甚焉、交際成於禮敬、我國不服是服、則無以成禮敬、貴國

外務

安亦取之、

一正門出入云々、本官、則大日本國之派員、非昔日對馬州守陪臣之比、州守之書契、猶出入正門、州守現任外務大丞、大丞親來、則將自何門而出入、本官則為少丞、其所職、所掌、彼此何差、固應崇其禮遇、蓋崇其禮遇者、非獨崇敬使員、乃所以崇敬友邦也、所以崇敬友邦者、則所以崇敬自國也、

一此二項、我國名分之所關、非止本官一身之榮辱、故斷不可聽許、書中依例云々、援何等之例而言之、係貴國創定乎、將係對馬州守循守之旧例乎、綱領未立、何例之有、若夫府使迎接、坐席相近、屬官交椅、是等小節、同耳、

不必強辨、但坐席太速、迎接太簡、則情意不洽、所宜接主之注意也。

右所迷言簡而事非輕、故以東萊府使口陳書、趨速明答焉。

明治八年五月 大日本國

理事官 森山 茂

○同十二日 廣津弘信ハ森山茂へノ指令書ヲ携へ、奥義制关ニ草梁館ニ達ス。

理事官外務少丞 森山 茂

一 東萊府ニ入ル事若シ彼レ宛期ヲ請ヒ情理相悖ラサル辞アラハ年期ヲ約シテ之ヲ緩フスルハ其時宜ニ由ルハキ事  
一 彼ヨリノ使負即今直ニ交誼ノ舊ヲ尋キ

外務省

新ヲ講スヘキ有權ノ使ヲ出スニ難シスル事アラハ先ツ我一新ヲ祝賀スル等ノ使ニテモ一應之ヲ誘導シ若シ其事モ滞滞スルトキハ我ヨリ更ニ使ヲ彼京城ニ派出スル旨ヲ以テ談判可致事  
右二月 日指令ノ外更ニ指令候事

明治八年四月廿九日

外務卿 寺嶋宗則

○同十六日 昨日訓導玄音運草梁館ニ来リ我カ服制及ヒ正門出入等ノ事果シテ変通スル能ハスハ東萊府使更ニ朝裁ヲ仰カサル可カラス其間之レヲ待ンテ請フト云フ且我レヲシテ曲從セシメントス故ニ其再三宛期待

約ヲ督責シ昔運ヲ留メテ館内ニ宿セシメ議  
論日ヲ引キ彼此互ニ詰難竟ニ昔運ヲシテ府  
使彼政府ヨリ承ル所ノ命意ヲ書載セシメテ  
止ム翌十七日昔運來館因テ彼レ我制度上ニ  
干預スル事ヲ論シテ朝鮮國交際從事ノ各官  
ニ贈ルノ書ヲ付ス

東萊使道教意内、即接日前所告、則事有不然  
者、今以膚見條辨之、如左、以此意更為詳言于  
館中、務歸誠信相孚、情誼無阻之地、為可、客使  
禮服之隨時制宜、典章權經之各有所主、誠如  
客使所言、我國豈欲侵越而干預哉、第三百年  
相接之地、衣製忽殊、則我之驚恠疑問、人情同  
然、而況衣製之有似乎我所作之地乎、借使客

外務省

使衣服同於他國、吾何必以是作之乎、直為其  
近於所斥之地、故斥其衣製也、非有疑於客使  
也、夫昔、聖王禮服、自有上衣下裳之製、典章昭  
々、客使誠欲更製、何不取此、而取於彼耶、旧時  
衣服、前此三百年、曾亦以此服成禮敬矣、有何  
前後之不可乎、大抵今日宴餉、自朝廷特軫  
客使遠涉跋海、屢返而久留、近十年阻絕之餘、  
別示慰勞申好之盛意也、此日豈改更制度之  
地乎、客使之正門出入、客使所言、非曰不然、今  
日之務欲循舊式、非不敬客使而然也、雖儀節  
間細事、事係叔新、則不得不稟于朝廷、在我之  
道、唯朝令奉行、而頃者、啟聞未承、許施、只以依  
旧式、舉行之意、更承申飭、客使獨不可姑從主

人之言、順成宴禮乎、今此客使之以是二條為  
名、分榮辱之機、誠不可解也、若使我國更定  
約條之後、不遵定式、必欲降屈、則果係名分榮  
辱、使臣之死守不易禮、固然矣、未有定約、而不  
諒主人之意、遽以名分榮辱、作為斷案、我不敢  
受以為過、何不明辨而申言之耶、本府迎接坐  
席相近、屬官交椅、客使不以為辨、今亦更不條  
辨耳、主客相接之際、情誼之洽不洽、在於誠信  
之孚不孚、豈有迎接之簡不簡乎、使事次第順  
成、主客相孚、則豈非兩國之大幸、主客之美事  
歟、我意如此、須善為說、辭以為宴禮順成之地  
為宜、

右使道、所承朝廷之命意也、而使道不以書  
外務省

報之者、以書契尚未結末、且書信往復、未承  
許可故也、乃使僕轉致此意於兩尊公前、請  
鑒是祈、

乙亥四月十二日 訓導玄音運 印

理事官尊公  
副官尊公

本官等履約起、忽已四閱月、未曾一經貴國款  
遇、嚮者訓導、遽然上京、尤屬反覆無信、而以其  
書有貴服之變、儀節之異、不可不稟白朝廷、更  
俟、更云々、姑待僕之來、往以圖兩國敦好、豈  
非美事哉、云々、來往不過一朔、其間安心自護、  
昏期、頃便等之語、故強怒以待、而及其歸、報也、

閃弄變幻、不一言及前約之履背、所期何事、美  
事何在、更又以朝廷命意、及府使委代之書、以  
論服制等之事、其言頗涉侵越、本官翰誠致款  
不為不竭、而滋端如是、其外孰任要之、兩國好  
交之成否、在此一款、故條辨以陳朝鮮國交際  
彼事、各官請盡言至此、萬非得已、請速明答焉、  
衣製忽殊云々

衣製改革之事、昨秋既經示服制圖式於訓導、  
數月之久、豈可無訓導陳之府使、使啟之政府之  
日哉、而今至客莅門踰月之後、曰衣製忽殊、我  
之驚怪、亦莫甚焉、

斥其衣製也、非有疑客使也、云々、  
我大小禮服、則摸倣上古之制、而與時酌宜、典

外務省

章昭々、天下萬國誰敢容喙、而今曰斥其衣製  
也、非有疑於客使也、既斥我服、則斥我邦也、而  
巧言曰、非有疑於客使、是以不斥為斥、避斥之  
名、居斥之實、何等操弄、何等無禮、

昔聖王禮服、自有上衣下裳之製、云々、誠欲更  
製、何不取此而取於彼耶、云々、

聖者贊其德、王者君國之稱、天下古今何國無  
聖王、而我所奉戴之聖王者、無他、即萬世一系  
之天皇是也、今所稱聖王者、指何人言之乎、  
竟何人、辨何人、禹湯文武、又何人也、所謂因事  
制禮、利便之所在、古今易地皆然、安容他議、且  
上衣下裳、云々、似以我服為衣裳無制、又曰、誠  
欲更製、何不取此而取於彼、是何等侵越干預



有何前後之不可乎云々、  
三百年前、與今日亦皆可、而無一不可者、其可  
廢者廢之、其可用者用之、既廢之、又既用之、主  
權所在、何之不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此日豈改更制度之地乎云々、

相接儀節、則和兩情、申永好之事、苟答其盛意  
者、儀服儼然、固其所也、豈有以此日改更制度  
之理哉、實是鷓突、不了之語、

務欲從旧式、非不敬客使而然也云々、

昨秋貴國、始審我邦百度維新、不能其從旧式  
之由、翻然改圖、以閑尋交之緒、然則曰例、曰式、  
果指何等而言之乎、旧式莫須有也、而脅其不  
可脅、強其不可強、務欲令從之、非不敬而何、

外務省

未承許施、只以依旧式舉行之意、更承申飭云

々、  
國議既如是乎、何必須反覆縷陳、接之與不接、  
只要請教一言、

為名分榮辱之機關、誠不可解也云々、

典章之所在、不容他議者、前既詳論之、苟容他  
議、則國何以獨立、而貴國以條約未定藉口、以  
推誘名分榮辱之辭、葉、輒曰、誠不可解也、

曰不敢受以為過也、侮蔑亦甚、安可默止、但以  
本官在尋交將命之職、故今不強論之也、乃以  
讓於他日、

主客相孚云々、

迎接之末節、不必須刺々、其至主客相孚等之

語則兩情無少背馳、而其言雖義、其事相反、縱  
令費千萬言、猶不可見其順成、兩國之大幸、主  
客之善事、果期何時乎

明治八年五月十七日

大日本國

理事官 森山 茂印

副官 廣津 弘信 印

○同十八日訓導、玄昔運我理事官論駁書ニ對スル  
ノ書ヲ致シテ復夕服制ノ事ニ及フ而シテ事勢  
此ニ至ル此任ニ冒居ス可カラス故ニ罪ヲ朝  
廷ニ請ヒ更ニ京司ニ報シテ處分ヲ待ツ則チ  
其日子ヲ費スモノ亮セヨ且ツ昨日

外務省

ノ書ハ安ニシテ受クヘカラス還テ為ス云  
云因テ翌日浦瀨裕ヲシテ昔運駁スル所ノ書  
意ヲ辨シ兼ニ我書ヲ還却スルノ理ナキヲ論  
シ併セテ京司再報ノ回答速ナルヲ期スルノ  
書ヲ贈ラシム

凡於就事論事、各陳所蘊、務歸講明、在理固當  
而其所講明、不在於言語書字之侵凌強迫、况  
主客之交、必致相敬、然後可成禮貌也、僕於出  
入館中、悉心致款、靡不用極、而夫何取侮、轉甚  
至有來書之如是、蔑如是、果自侮之致歟、貴官  
之不諒、禮禮、吁亦甚矣、寧欲無言、而顧此事勢  
實不可一日冒居此任、自損國體、故方欲請罪  
俟勅於朝廷、何必辨說於館中乎、弟書示中有

曰、陳于朝廷各官云者、非特無例無據、縱意作書、欲使輪鑑於隣國之各官、可謂有禮乎、無禮乎、貴國近日衣服、即古時禮制云、然則其何中矣、於貴國、傳行於他國、而貴國之復旧、適在於他國、通知之後乎、我國則但所見、有同於所斥之地、故疑惟為問者、而交隣係是兩國重大之事、則任官之非所可擅斷、况宴儀相持、竟至如是、則不可不更報京司、以俟處分矣、日子曠費、雖是悶然、惟希清亮焉、

送來書意、在我有不可安而受之、故元本茲封還、而自外入去書意之有不可收領者、亦為還斥、是企々、

乙亥四月十四日

訓導玄昔運 印

外 務 省

理事官尊公  
副 官尊公

送來單札收領、以呈兩官公前、有教曰、凡有公幹、辨理之書、無來而不受之、無受而不辨之也、來書中、復論我服製、干預亦甚矣、其曰陳朝鮮國交際役事各官者、陳之於其可陳之人、云爾耳、固非泛言旁稱、訓導、則為其官、使道亦其官、上之則禮曹各位、亦其官也、皆是可得陳之人、訓導枉為輪鑑之於朝鮮、全國各官、以語例與禮之有無、不亦誣哉、其他涉私情者、不須論之也、僕承此教、以轉致之於公、今公更報京司、以俟處分之事、實是兩國重大之公幹、為望速報

其回教不備、

昔日所携去之答辨書、固無封還之理、故既  
不付焉、

明治八年五月十九日 浦瀬書記生

○同二十一日玄昔運書ヲ浦瀬裕ニ致シテ京報  
ヲ待テ議ニ就クヘシ僕謫劣ノ故ヲ以テ本府  
ヨリ罪ヲ京師ニ請フ處分ノ如何ヲ知ラス俟  
勅中敢テ公幹往復ヲ為サスト云フ

送來滿幅示意、次第詳悉、而貴弊間不可以自  
引張皇相持也、事係重大、不能自專、方修報京  
師矣、待回下以就議、深諒々々焉、不備、

僕則以謫劣之致、自本府請罪京師矣、將來  
知處分何如而俟、勅之中不敢以公幹往復、

外 務 省

然既有送示、妄茲修謝耳、

乙亥四月十六日 訓導

○同二十二日森山茂朝鮮國ノ及復ナル理事ノ  
順成期ス可ラサルヲ量リ山ノ城祐長時為記  
生ヲミテ近日来ノ應接書等ヲ齎ラシ歸朝ヤ  
シメ以テ外務卿ニ上報ス

○同二十五日雲揚艦釜山港ニ來泊ス翌日訓導  
玄昔運草梁館ニ來リ同艦ノ來意ヲ問フ答フ  
ルニ使事交滞ヲ以テス

○同三十日玄昔運來館云欸好商量中軍艦忽ナ  
渡泊スルモノ上下ノ疑惑少ナカラス故ニ府  
使僕ヲレテ之レヲ問ハシムト我云軍艦ヲ以  
テ外國派遣ノ使臣ヲ護衛スルモノ曾テ通告

ヲ經タリ又海外駐留官負へ命ヲ傳ル亦之レ  
ヲ用ユ軍艦ヲ誤認シテ只戦闘是用ルト為ス  
勿レト且ツ京報ノ如何ヲ問ハハ來月十五日  
我六月乃至二十日間ニハ到ルハシト云

○六月十二日第二丁卯艦釜山港ニ到泊ス

○同十四日玄昔運草梁館ニ來リ丁卯艦ノ來意  
ヲ問フ答フルニ使事督從ヲ以テス昔運款艦  
一覽ヲ請フ故ニ赤山茂艦長ニ照會シテ二艦  
共ニ之レヲ許ス而シテ海兵操練ヲ示シ炮門  
ヲ開キ發射スルニ及テ山鳴リ水立テ烟焰四  
塞昔運一行十八名戰慄殆ント立ツ能ハス且  
ツ器械銃炮ノ銳利其他百般ノ整肅ナルニ駭  
キ殆ント魂魄ヲ奪ハレテ去ル

外務省

○同二十四日訓導玄昔運草梁館ニ來リ京報ノ  
旨ヲ陳シテ云相接儀節獨リ服色ノミナラス  
凡例旧ニ違ハハ許施ス可カラスト即チ之レ  
ヲ書シテ理事官及副官ニ致ス故ニ昨年ノ約  
如何ニト問ハハ府使面接ノ議相整ハサルニ  
於テハ其講明スルニ由ナシト云フ

以相接儀節之時、貴國服色違旧、相持事、已仰  
稟于朝廷矣、回下内、兩國交隣、古今一般、不獨  
服制、凡例違旧、則不可許施之意、詳確為教、而  
使道教意、亦如是、故茲以仰陳、俯諒焉、

乙亥五月二十一日 訓導玄昔運印

理事官尊公

副官尊公